

男生失去了很好的女生会后悔吗？

傅凌坤甩了我，选了我妹妹时，我以为我会哭会痛会闹，可我终究什么都没做，拿着大笔的分手费走人。

自始至终，我都知道，自己只是个替身——替的是妹妹沈洛。

我干的是替身的活，赚的是男人的钱，钱不能丢，心更不能丢。

傅凌坤重新找上我时，我微笑拒绝：不好意思，档期太满不接单。

1

沈洛说我是个嚣张的情妇。

她小脸气得通红，站在我对面，与我一模一样的长发垂肩，素色长裙，唯一的不同是，她楚楚可怜，我气焰嚣张。

沈洛指着我的鼻子骂我：「楚笑，我就出国一年，你就把傅凌坤勾引走了？！你要不要脸！」

我双臂环抱，朝她挑眉：「脸是什么，能吃吗？」

她气得浑身发抖，眼含泪花：「你真以为你赢了？你信不信，傅凌坤爱的还是我？你就是个替身还不自知！」

我猛地抱紧胳膊，面上却笑得不屑：「爱不爱的不知道，反正傅凌坤每晚都得睡我，还不止一次。」

我扬起下巴，给她看我脖子上的红痕：「前几天的刚下去，这又种上了。要不是我措施做得好，现在你都能看到你小外甥了。」

沈洛眼泪滚滚而下，指着发抖：「楚笑，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，怎么会跟我是同一个父亲？！」

我低下头，冷笑。

我也想不通，我们怎么会是同一个父亲。

但我还是有礼貌地回答她：「大概是因为你妈跟我一样不要脸，插足婚姻抢人丈夫，才有了你这么个私生女？」

「你！」沈洛涨红了脸，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抬手便打了我一巴掌。

我摸摸脸，朝她挑眉，反手就是一耳光甩在她脸上。

她自幼锦衣玉食，我却什么罪都遭过，我们的力气不可同日而语。

沈洛的脸顿时红肿起来，眼泪跟断线珠子一样往下掉，惊吓得倒退两步。

我拿出手机，打算叫保安赶她出去。

谁知她突然眼睛一亮，捂着脸便朝门口跑去，边跑边叫：「凌坤，我好害怕！」

我心一沉，转头看去，就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不知何时立在门口，满身寒气，面沉如水。

是傅凌坤回来了。

他将沈洛拥进怀里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拍着她的背安抚她。动作温柔至极。

沈洛在他怀里朝我挑衅地笑。

我心拔凉。

看傅凌坤的动作我便知道，我这仗还没打就输了。

也是，我只是沈洛和傅凌坤赌气分手出国时的替身，不过托了与她长得相似的福。

而且还是我趁虚而入、主动献身的。

一个替身，怎么还妄想取代正主。

可心里还是有些不甘心，我笑着朝他走去，想去接他的公文包：「凌坤，你回来了？」

傅凌坤静静地看着我，面色不善，十分陌生。

明明昨晚我们还深夜欢爱，早上我帮他系好领带，送他出门。

但此刻，他与沈洛抱在一起，显得我像是入侵者一般。

我那点渺小的希望不断下沉。

沈洛在他怀里哭得委屈：「凌坤，我好后悔出国，如果不出国我就不会失去你了……」

傅凌坤低头看她，满眼温柔，摸摸沈洛的头发。

他摸一下，我的希望少一分。

一直等到沈洛停止抽噎，傅凌坤才抬眼，无波无澜地看着我，口中问的却是沈洛：「楚笑欺负你了？」

我咬咬牙，什么都没说。

沈洛哽咽着道：「笑笑姐她就是脾气急，其实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今天贸然来找你，笑笑姐生气也是应该的……」

说得十分可怜。

我垂下眼，一言不发。

傅凌坤的神情已说明一切。

我怎么辩驳都是白搭。替身没有辩驳的资格。

我知我输了。

就像我妈输给她妈一样。很彻底。

傅凌坤朝我眯起眼，眉头紧拧：「楚笑，你来的第一天，我就教你要认清自己，要识相识趣。」

我咬了咬唇，自嘲地笑，朝傅凌坤摊摊手：「傅总，我识相得很，这场戏你们演，我退出。」

傅凌坤顿了一下，不说话。

我低了低头，调整表情，扯出一个笑容：「傅总早些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们谈谈分手的事吧。」

说完，我不等他回答，大步走出了别墅。

不管心里多乱，但我的大脑不乱。

我知道此刻懂事一些，放弃得干脆一些，以傅凌坤的个性，分手费也会给得大方一些。

我就是这么市侩，人丢了，钱不能再丢掉。

抬脚跨出门的时候，我听到傅凌坤在我身后唤我：「楚笑。」

我心跳快了一拍，回头看他，不知还在期待什么。

沈洛也抬头望着傅凌坤，紧紧搂着他，柔弱无靠如一只小猫，细碎地哽咽着。

傅凌坤看看我，又看看沈洛，最终低头替沈洛擦了眼泪，垂眸对我道：「晚点我跟你谈谈。」

我转身出门，愿赌服输。

2

当晚，傅凌坤将房本、金卡及股权文件送到我面前，告诉我他要跟沈洛订婚了，希望我们今后再无瓜葛。

我低头看了一眼，面前这叠文件，可以让我一辈子吃喝不愁。

我点头、微笑，让唇角上扬，与沈洛的表情做到九成相似：

「好呢傅总，这几年多谢您照顾。」

傅凌坤抬眉看我，眼中几许意外。

似乎没料到我的淡定。没有哭闹、没有挽回，接受得如此欣然。

我把他的馈赠收起来，笑得更加真诚：「谢谢傅总的礼物，请傅总放心，我会彻底从您眼前消失，绝不纠缠。」

傅凌坤眉头缓缓拧起：「楚笑，分手你很开心？」

我低了低头，笑着纠正他：「不是呢傅总，是拿到礼物很开心。」

傅凌坤眼中满是黑沉沉的怒气。

过了几秒，他起身离开。

我不懂他在气什么。

他的白月光终于回国了，我这个替身也该下台了。

我识趣难道不是他希望看到的么。

而且我跟着他的时候，每时每刻都把自己的表情声音、穿衣打扮调整到与沈洛九成相似，堪称最佳平替，怎么都对得起这笔钱。

怎么沈洛一回来，我做什么都不对了呢。

我拿着我的分手费，看着窗外启动跑车的他，慢慢收回从前的心思，淡淡笑了笑。

呵，男人。

3

傅凌坤离开当天，我从替身变成富婆。

我脱下素色裙子，卸掉脸上的淡妆，将衣柜里纯情的衣服全部扔掉。

那都是傅凌坤买回来的，是沈洛的风格，不是我的。

我穿起大红短裙，出门把头发染成棕色，烫成复古大波浪，在唇上点出一抹殷红。

这才是我，楚笑。

我买了一堆我喜欢的衣服鞋子回来，带着购物的愉快回到傅凌坤赠送给我的别墅门口。

我这人成长坎坷，注定没心没肺、薄情冷血。

也许一时会动心，但却不会放任自己沉溺情爱。

只因我没这个资本。

现在我只想过好日子，比沈洛更好的日子。

想让我妈过好日子，比沈洛的妈更好的日子。

刚接近傅凌坤时，我想得很清楚，我要的不是傅凌坤的人。

我要他不菲的分手费。

至于中间的偶尔心动，就权当是感冒一场。

我下了跑车，正要回家，一个人影猛地窜到我的面前。

我一看，是沈洛。

她冷着脸：「你跟傅凌坤要了多少分手费？」

我挑眉：「多得你想象不到呢。毕竟我服务好，金主很满意。」

沈洛鄙夷地冷笑：「服务再好又有什么用，你不过就是只讨饭的鸡，看着傅凌坤疼爱我，然后自己躲在角落哭。」

我被她逗笑了：「沈洛，你真以为我像你那么放不下傅凌坤呢？」

我凑近沈洛，缓缓道：「从头到尾，我从未爱过他，我只爱他的钱。你得到他的人，我分走他的钱，我们是双赢，你觉得呢？」

我知道我是在睁眼说瞎话，可我怎会在她面前示弱。

沈洛难得没说话。

她一个劲看着我身后。

我觉得不对。

身后有股寒意。

我一回头，傅凌坤站在我身后。

面沉如水。

我怎么忘了，沈洛挑衅我，必然是要让傅凌坤看的。吃一次亏不够，怎么又吃一次。

沈洛朝傅凌坤跑去，小碎步看着十分柔弱：「凌坤，你怎么追来了，我只是想找笑笑姐讲和的，你干嘛不放心？」

傅凌坤将她搂在怀里，动作温柔，眼睛却依旧盯着我：「楚笑，你好样的。」

我咬唇强笑：「多谢傅总夸奖，傅总进来喝杯茶？」

他冷哼一声：「不了，恶心。」

他搂着沈洛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出了会儿神，默默转身回家。

当夜，我把我妈从老破旧小区接到了别墅里居住。

安顿好我妈，夙愿达成一半，我安心回房睡觉。

床很大，身边很空，没有怀抱可以取暖。

我自幼怕寒，很多个夜晚，都是缩在傅凌坤怀中才能入睡的。

此刻我觉得冷。

我没有我以为那么善忘。

4

我很晚才睡着。

第二天一醒来，我来到书房，指尖拂过书桌，静静发呆。

曾经很多个夜里，傅凌坤在这里处理公务，而我为他泡杯茶，坐在一边陪他。

我是个合格的情人，沈洛会做的事我做，她不会做的事我也做。

比如，在傅凌坤做各种决定的时候，好奇地问问题。

比如，把他所有的投资决策记得死死的。

比如，他最近比较看好的创业公司的名字，我在梦里都能倒背如流。

这几年，我把他的投资思维、商业经验，完完全全拷贝了下来。

我是他最好的徒弟。

手又拂过他的茶杯，我给自己泡了杯茶，学着傅凌坤的样子，坐在书桌后面。

傅凌坤很大方，他给我的分手费，足够我去投资了。

他带我参加过的应酬不少，留给我不少人脉。

我在书房喝完茶，然后起身洗漱，换上裙子和高跟鞋，打了几个电话，出门见人。

我在他跟前装了一年沈洛的平替版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

我开始往上爬的这一天。

其实从我妈和我离开沈家那天起，我就知道，做老婆不如做老板。

起码老板不会被裁员，老婆却随时有可能下岗。

一开始接近傅凌坤时，我就不只想做情人。

我想做傅凌坤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日夜忙得不着家，有时也会被迫应酬。

我在傅凌坤面前从不喝酒，可现在却穿着最性感的衣裙，喝着最烈的酒，与各色老板周旋。

他们知道我被傅凌坤抛弃后，都愣了愣，随后看看我白皙的皮肤，同情地拍我的胳膊手背大腿。

我无所谓，只要先打进这个圈子，我不怕付出什么代价。

所谓的自尊，都要在强大后才有资格谈论。

只是大家好歹都是体面人，除了各种暗示和留电话，也没什么过激举动。

除了这一次，我遇上个老不修，一个劲灌我酒，将我拉去其他包厢动手动脚。

我浑身无力，极度怀疑酒里被下了药，咬破下唇让自己意识清醒，胡乱拨出号码找人求救。

几分钟后，夜店老板带着保安赶来，拉开那老不修，将我扶出包厢。

半小时后，傅凌坤出现在我面前，带着一身寒气，瞪着我露在外面的一身雪白。

最危险的时候，我唯一能记得的，是他的号码。

看到他站在我面前，我松了口气，朝他勉强一笑，便任由自己睡去。

等我再醒来，人已躺在酒店。

我听到傅凌坤的声音从浴室传来：「洛洛先睡，我处理完事情就回去。」

声音是我从没见识过的温柔。

心里还是有些酸楚的。

当初男欢女爱之际，也曾意乱情迷，希望他那双眸子里只有我一人。

也曾撒娇想跟他要个承诺，只是在他皱眉的第一秒，我便笑着勾住他的脖子，从此绝口不提。

我叹了口气，等他打完电话，走到我面前。

他抬手扔给我一件长裙，吊牌也没拆，不知他连夜从哪弄的。

裙子从头包到脚，是纯洁的白色。

「楚笑，看你像什么样子。」他居高临下看着我那缩到大腿的贴身红裙：「自甘下贱。」

我刚扬起的笑容慢慢凝滞。

他扬扬下巴：「就那么爱钱？我给的还不够你花，还得出去陪酒？」

我垂下眼，下床穿鞋，站在他的面前，扯出一抹皮笑肉不笑：「傅总说对了，我就是下贱，不然怎么能甘心情愿给人做替身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傅凌坤眼中闪过一抹厉色。

我昂起头，第一次没有对他笑脸相迎：「傅总，我再下贱，你也睡了一年。我再下贱，也没有劈腿旧爱。我再下贱，我也是个婚生女，没去抢别人爸爸。」

傅凌坤厉色更甚。

我咬牙冷笑：「傅总没穷过，大概不知道穷人永远都怕钱不够。您有点何不食肉糜。如果傅总真关心我，倒不如回去问问您的心上人，为什么会出生，为什么会害得我从大小姐变成穷鬼，为什么抢走我的男人还要告诉我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？」

傅凌坤面色松动了一瞬。

大概是他从没见过我流泪，震惊了一瞬。

我抹了把泪，自己也震惊了一瞬。

我以为我只想往高处爬这一件事，以为这么多年磨难下来，我早已摒弃正常人的一切情绪，以为伤心、开心、爱恋、嫉妒，这些感情离我很遥远。

可我从没想到，我心里有这么多不甘，这么多不平。

我一把推开他，踉踉跄跄跑出去，叫了辆车回家，路上眼泪又止不住流下来。

曾经我也是被疼宠的小公主。

后来却沦落为私生女的替身，沦落为被人肆意猥亵的玩物。

凭什么。

我不服。

5

那天过后，傅凌坤再没联系我。

但之前谈的投资，都异常顺利，还有几个不错的公司主动找上门来。

出去应酬，也没有人再对我动手动脚，十分客气。

唯一的可能是傅凌坤替我打过招呼。

这些好意我照单全收。

我这人穷怕了，特别善于利用。

只要能让我往上爬的资源，哪怕来自前金主，我也欣然接受。

事情突然开始一帆风顺，我也有了余裕，便去报了 MBA 课，边学习边扩充人脉。

我还注册了公司，慢慢招兵买马。

跟人要花戴，终究不如自己买花戴。

我好学，脑子活，韧性强，还擅长人际关系，慢慢在圈子里也有了一锥之地，有些圈子里的酒会，也开始邀请我去。

就如这次，某位大佬过生日，我与他儿子是 MBA 同学，也收到了邀请。

我到的时候，发现我爸也在邀请之列。

想来也正常，我爸好歹也算个成功商人，在这个城市有点头脸的人物。

大家都知道他名利双收，却没人知道他一穷二白靠我外公起家，也没人知道他骗光了外公留给我妈的钱以后，把小三和私生女接回家，将我们一脚踢出家门。

他连我都不认，只因我妈离婚后让我随母姓，不再姓沈。

他觉得我答应我妈改姓，就是大逆不道，是跟他决裂。

从那以后，我和我妈什么穷日子都过过。

曾经连电费都二十块二十块的交。

也曾经深夜提着根棍子在乱象丛生的城郊结合部走回家，只为省几十块的出租车钱。

现在我站在他不远处，看着他与傅凌坤一左一右疼宠沈洛，突然有点想笑。

这世界上的事，有时候真没道理可讲。

世人传颂的爱情，从来都不是从一而终，而是能者居上。

很没有性价比。

我收回视线，准备换个地方去交际。

可惜我刚抬脚，就被沈洛看到了。

她脆生生唤我：「笑笑姐！」

我想装听不见都不行，她跑上来挽我胳膊：「怎么看到爸爸都不打招呼！一家人没有隔夜仇，你还在生气吗？」

然后不由分说把我拉到我爸跟前。

我爸重重哼了一声，满眼厌弃。

他瞪着我：「你跑到这儿穿成这样，是又想勾引凌坤？」

我笑得娇媚，看了傅凌坤一眼：「你觉得是么？」

傅凌坤打量着我紧身的小礼服，双眸幽深不说话。

我爸又训我：「你从哪学的这些狐狸精手段？你妈怎么教你的！」

我挑眉：「我跟你现任老婆学的啊，毕竟她就是靠这个把我赶出去的，我得好好学呢！」

沈洛的脸涨红了：「楚笑，你怎么能骂长辈呢！而且我妈和爸爸是因为爱结合的！」

我被逗得不行，低头道：「结合？是野合吧。」

「楚笑！」

「啪！」

傅凌坤的警告声和响亮的巴掌声同时响起。

我爸狠狠抽了我一耳光。抽在我耳朵上，耳朵嗡嗡直响。

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。

所有人都面露诧异，只有我正对面一个高挑的男人，举着酒杯，兴味浓厚。

他的眼神刺激了我。

我不喜欢让任何人看到我的狼狈。

我所有的努力，都是为了能爬到高处，把被父亲抛弃的屈辱忘记，把丢掉的尊严捡起来。

可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却还是被打，被当猴看。

「沈成明，你算老几，凭什么打我。」

我捂着耳朵揉了揉，狠狠推了我爸一把。

「凭我是你爸！」他怒气丛生，又扬起了手。

可没等打下来，傅凌坤握住了他的手腕。

傅凌坤面无表情看了我爸一眼。

我爸慢慢把手放了下来。

沈洛在一旁看看傅凌坤，又看看我，扯了扯傅凌坤衣角：「凌坤，你放开我爸，你力气大，我爸岁数大了疼不得。」

我捂着还在嗡嗡响的耳朵，又被逗笑了。

傅凌坤伸手抓住我，拉着我大步往洗手间走。

我莫名其妙被他拉着走，经过那个带笑的高个男人时，甚至还听到他跟我打招呼：「嗨。」

我顾不得理他。

我被傅凌坤拉得脚步踉跄。

到了洗手间门口，傅凌坤才放开我，摸摸我的脸：「疼吗？」

我一阵委屈，闭了闭眼，让眼泪回去。

傅凌坤注视着我上挑的眼线，眼神更深了些，低声道：「是你先骂了洛洛的妈妈，你做得不对。一会儿回去给洛洛道个歉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」

我猛地睁开眼。

我都怀疑是我幻听。

「傅凌坤，你脑子坏了！」我出离愤怒。

我甩开他的手：「你凭什么让我道歉？你是我的谁？不过是前任金主而已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？」

傅凌坤眯起了眼：「楚笑，你说什么？」

「我说你不过是我的前任金主，咱俩已经银货两讫，你凭什么让我道歉？你懂什么你就来充和事佬？！」

我今天格外暴躁。

傅凌坤让我跟沈洛道歉。

呵。

我之前还想象过，也许傅凌坤心里也有我那么一丝影子。

现在觉得是我犯贱。

人要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，看不清自己分量时，就总是犯贱。

傅凌坤握住我的手腕，疼得我直冒冷汗。

他的眼神很危险。我知道他真的动怒了。

他面色平静，眼眸幽深，看着我问：「楚笑，只有金主能让你听话是吗？」

我赌气不说话。

他又贴近我，俯身看我，与我鼻尖相抵：「你开个价。」

我：「??？」

我怀疑我听错了。

「你再说一遍？」

我诧异地问。

傅凌坤缓缓说道：「你开个价。我重新包你。」

我是真的被滑稽笑了：「你要劈腿？要绿沈洛？」

我希望 he 说是，又希望 he 说不是。

傅凌坤看着我裸露在外的锁骨，喉结滚动，眼中燃起两团陌生的火焰，是以前欢爱时都不曾有过的。

「楚笑，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打扮和脾气。」他哑声道。

他手覆上我的锁骨：「我不会做对不起洛洛的事。但我希望你能待在我的保护之下，乖一点，不要再做让自己吃亏的事。」

我眼泪都出来了，是笑出来的：「傅总这是想找个柏拉图小三是吧？可我怕麻烦没耐心，一向只献身不陪聊。」

傅凌坤眼神又暗了几分，捏住我的肩膀，想要说点什么。可刚张开口，就被身后的笑声打断：「凌坤，你那个小女朋友找你呢。」

声音清冷，带着讥诮。

我和傅凌坤同时看过去，是刚才面露嘲笑那个高个男人。

他朝我眨眨眼。

我发现他和傅凌坤好像，都是骨相凌厉、五官俊美的相貌。

他朝我伸出手：「你好，傅若明。」

6

我知道傅若明。

傅凌坤的叔叔，傅家的老来子，能力卓著，坊间传说傅凌坤的父母对他忌惮不已，将来争夺家产绝对是一场血雨腥风。

而傅凌坤也是最常拿来与他比较的，毕竟两人只差五岁，都出类拔萃。

傅凌坤警惕地看着傅若明，不动声色将我护在身后。

傅若明又笑了：「你是想让这姑娘再挨她爸一巴掌？」

傅凌坤滞了一下，回头冲我低声道：「快点回家，等我电话。」

迟疑了下，他又提高声音：「离陌生人远点。」

说着，他匆匆走向大厅。

我隐约看到，沈洛已经泪汪汪扑向他，投入他的怀抱，跟他哭诉着什么。

心像是坠了块秤砣，一直下沉。

傅若明倚在墙上，似笑非笑打量我。

我强压住心头火看他：「您看什么？」

「看你什么时候哭。」他低头看了眼腕表：「还能憋多久。」

我立马就把眼泪憋回去了：「您有这时间不如去脑科看看，脑梗发作还有多久。」

傅若明低声笑了。

他朝我伸手：「交个朋友。」

我知我应长袖善舞，毕竟傅若明很值得巴结。

可我此刻实在没心情。

我摇摇头，转身走了。

走到拐角，我不经意回头，见傅若明还站在原地，双目灼灼盯着我，隐隐带着几丝兴奋.....

酒会后，我开始诸事不顺。

说好的合作没有了，公司业务也出问题。

我知道不对劲，私下一打听，是我爸做的手脚。

给傅凌坤面子的那些人，在我一个前任情人和我爸这个准岳父中做选择，当然选我爸。

我咬紧牙关，四处想办法，可我不如我爸人脉广，现在也没机会积累自己的实力。

我焦头烂额，四处乱撞，被人看了不少笑话。

有人不知出于好心还是假意，劝我再找个金主算了。

他们说我长相好，会来事，很快就能找到接盘的。

我不愿意，依旧坚持想办法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叫我参加酒局，说有贵人给我引荐。

我当时已无他法，只能参加。

刚进包厢，就看到主座上坐着个男人，骨相凌厉五官俊美，跟傅凌坤有几分相似。

只是比他爱笑，长着一双笑眯眯的桃花眼，正在打量我。

他朝我点头：「又见面了。」

我狠狠咬唇，才逼自己笑出来，坐在他对面：「傅总。」

「叫我若明。」他朝我举杯：「交个朋友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：「好的若明。」

7

酒局结束，傅若明喝了很多。

走的时候，他要我扶着他。

我听到有人在我们身后嬉笑：「楚笑又有靠山了，要翻身了。」

还有人说：「这次找的是傅凌坤的叔叔，这下傅家有好戏看了，这叔侄俩水火不容。」

「要不说红颜祸水。」

我装听不见，暗自告诉自己，只有站在高处，才不会有噪音。

傅若明在我头顶低笑：「这次能憋多久？」

我深吸口气：「您要我憋多久，我就能憋多久。」

傅若明看了眼腕表：「半小时吧。」

他开车门，我上了他的车。

我近乎自暴自弃了。

反正我是情妇出身，天生不如沈洛命好，却还想过得比她好。贪心不足，就有惩罚。

傅若明和我一起坐在后面，手撑着腮，眯眼看我，唇角一丝似有若无的笑。

我不看他，随便他把我带到哪去。

过了十分钟，他突然开口：「再忍二十分钟。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看着窗外。

又过了十分钟，他又开口：「再忍十分钟。」

窗外夜色浓重，幽暗的路灯映出一片密林。

我这才发现，我们走的是高速，已经到了市郊。

我毛骨悚然，不少惊悚片的片段闪入脑海，再看身边这位，一路笑咪咪的也不怎么说话，更觉得恐怖。

「你想带我去哪？」我往后缩了缩。

他看看表：「还有几分钟。」

我头皮都麻了，偷偷摸手机，想要报警。

他笑了，手绕到我身后拿过手机：「不如再等几分钟？报假警会被警察叔叔追究的。」

我脸都吓麻了。

我不想死。

我还没有扬眉吐气，没有报仇。

时间开始变慢，每一秒都是煎熬。

我近乎哀求：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求您别伤害我，我还有心愿没完成。」

傅若明哈哈大笑，示意司机停车。

他率先下了车，朝我招手。

我不想下车，可司机催我下去：「傅总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那么大的身家赔在你身上，你觉得可能吗？」

我半信半疑，主要也是没办法，只能下车。

傅若明叫我到他身边，指着面前一片幽暗湖水：「不用憋了。」

我看看周围，这才发现，我们不知何时来到了傅家老宅附近。

傅家老宅在市郊，老牌的富人区。保安会二十四小时巡逻。

我放下心，紧接着惊吓后的委屈与后怕山呼海啸向我袭来。

我憋不住了，「哇」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
眼泪这个东西，要么流出来那一瞬间，就赶快制止它，不然一旦开闸，便是泄洪，能让你将曾经历过的所有委屈加倍哭出来。

我坐在地上嚎啕，姿态十分难看，嘴里还骂骂咧咧。

我不服，为什么，凭什么。

我做错了什么。为什么我爸不要我，为什么傅凌坤离开我。为什么我什么都守不住。

我哭了个稀里哗啦。

傅若明在我身边静静等着，一直等我哭不动了，才扶我起来，拿纸巾给我擦眼泪鼻涕。

我抽抽噎噎，可心里的郁气一扫而空，有种从来没有过的痛快。

我疑惑地看着他问：「为什么？」

傅若明嘴角扬了扬：「想看看你能犟多久。」

我觉得他有病，但我不敢说。

我只能转移话题：「这个地方还挺幽静的。」

傅若明看着湖面，过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：「很适合哭。」

8

我就这么莫名其妙跟傅若明搭上了茬。

更莫名其妙的是，坊间流传他是我的男金主，传得有鼻子有眼。

传言的好处是，我的事业又顺利起来，而我抓紧这难得的平稳期，加快发展。

我想总有一天，我能熬到任何人都扼不住我的咽喉。而我也不需要再靠任何男人的名头，可以独自立在顶峰微笑。

但传言也是有坏处的。

坏处就是，傅凌坤当真了。

他半夜敲响了我的房门，酩酊大醉，逼问我：「你是不是和傅若明好上了？！」

我皱眉，却仍然把他迎进来，给他煮好醒酒汤，盖好毯子，让他休息。

从前我就是这么照顾他。

可现在再做这些，恍若隔世。

他不错眼地盯着我，招手让我过去。

我端着汤走到他身边，他要我俯身。

我俯下身子，傅凌坤朝我靠了过来，嘴里低喃：「你到底给我下了什么蛊？为什么我忘不了你。」

我心里莫名悲伤，但还是提醒他：「你有沈洛了。」

他像是被一巴掌打醒，收回了探向我胸口的手，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，直到天明。

天亮后，我疑惑地看着傅凌坤。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留宿。

但这房子都是他送的，我也就由着他。

等到早上七点，傅凌坤才起身要走。

他边洗漱边问我：「你和傅若明是不是真的。」

我倚着浴室门笑，眼神贪婪地在他身上流连，却什么都不告诉他。

凭什么他疼着宠着沈洛，而我身为无足轻重的替身，还得跟他报告分手后的私生活。

傅凌坤没得到答案，冷着脸走了。

临走时他看了我一眼：「傅若明是狐狸，你玩不过他。」

他犹豫了下：「那天我的建议，你随时可以考虑。」

我微笑送客：「傅总慢走。」

门「砰」的一声被甩上。

我垂首，在门后站了许久，然后昂首挺胸，出门去战斗。

9

傅若明最近频频见我，甚至办公的时候、应酬的时候，也会让我陪在一旁。

传言中，我是他的宠妃，说不定以后就是傅家新的女主人。

如果傅若明在家产之争中获胜的话。

连我爸都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没接，他厚着脸皮把电话打到我妈手机上。

他已经十多年没有主动联系过我们母女了。

我拿过手机，将他号码拉黑，心里是从没有过的爽。

但我不敢把传言当真。

傅若明到现在连碰都没碰过我一下。

他脑子好像有病。

我有时候怀疑他在把我当继承人培养。

我在他的办公室，就是陪他办公，像是在跟老师学商战，时不时他还考考我。

我陪他应酬的时候，他向别人介绍，也要说我是他的小徒弟。
觥筹交错间，教我怎么谈判，怎么布局。

傅凌坤说傅若明是只狐狸，他说的没错。

但这只狐狸脑子里在打什么算盘，我真的看不透。

我只知道我成长飞快，比跟傅凌坤暗戳戳偷学时，强的不是一星半点。

有他的教授与庇护，我一日千里。

我与他的关系，甚至都惊动了傅家老爷子，老爷子发话，要见见我这个勾引完侄子勾引叔叔的狐媚子。

他到现在连沈洛都没见过。

闹到这个阵仗，我猜，也许傅若明真的对我有意思，在傅老爷子面前都显露过？

但下一秒，傅若明一句话就打掉了我的猜测。

他埋头批文件，头都不抬，对老爷子派来的助理说：「没必要见。」

我坐在旁边，多少感受到一丝尴尬，却只能强装笑颜。

助理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多了一丝鄙夷。

我装没看见。

等助理走了，他依旧在批文件。

我却总觉得心里有股怒火熊熊燃烧。又不知为何而烧。

连傅凌坤与沈洛和好时，我都没有这么生气。

我知道我不知好歹，可这几年，他是第一个对我无所覬覦，没有鄙夷，给我尊重的人。

他养肥了我的胆子，我当场把脸拉了下来。

傅若明批完文件，端起杯喝咖啡，瞥见了我的脸色，愣了一下，唇角勾起好看的弧度：「生气了？」

我扯出一个假笑：「没有。」

「那你是嘴唇痒？」他饶有兴趣地看我。

我松开牙关，放过我的下唇，低下头不说话。

傅若明起身走了过来，第一次对我做出个尚算亲密的举动。

他摸摸我的头顶，清冷的声音带着笑意：「我说的是你没必要见他，不是他没必要见你。」

语气中的疏离，让人听不出来他口中那个「他」，说的是他的亲生爸爸。

我多少有些诧异，抬眼看他。

却第一次发现，他眼眸很深邃，让人看不清神色。

10

拒绝傅老爷子的助理后，傅家老太太也派人来找我，命令我去见她。

傅若明冷笑一声，照样回了一句：「没必要。」

我觉得奇怪，却不敢多问。

结果几天以后，傅凌坤告诉了我答案。

他冷着脸把我拦在了家门口：「楚笑，为什么要选择傅若明？」

我摊手：「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沈洛？」

傅凌坤拉着我的胳膊僵了僵。

过了会儿，他冷笑：「你口口声声看不起沈洛是私生女，自己还不是选了个私生子？」

他又道：「因为你，傅若明把老爷子和老太太都惹火了，老爷子放话了，傅家继承权没私生子的份。」

我僵住了。

傅凌坤捉住我的肩膀：「楚笑，他没了继承权，就给不了你什么了。」

我突然觉得很愤怒，挣扎了一下，没挣扎开，便抬头瞪他：

「你又能给我什么？情妇的身份？将来让我再生个私生子女？你们傅家是都好这口是吗？」

傅凌坤怔了怔。

他看起来困惑又懊恼：「你以为我想这样？！你跟着我这一年为什么要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？为什么分手了才让我知道你会下蛊？！」

我是真的气笑了。

白月光与朱砂痣，可真是男人永远的困扰。

我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推开他。

我没空跟他拉扯，我一心想去看傅若明。

傅凌坤被推得发愣。

他怔怔看我，良久，才低声道：「我后悔了，还不行吗？」

我没顾得管他说什么，掏出手机找傅若明的号码。

他又道：「如果你愿意回来，我可以反悔。」

我依然不往心里去，挥手赶他：「傅总还是去忙吧，傅家好大的产业，够你忙活一阵子的。」

傅凌坤的声音冷了下来，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：「楚笑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可以把沈洛放.....」

「凌坤。」我抬起头，打断了他。

刚分手时，我夜夜都梦到他说这句话。

可他为什么不早说。

为什么要在我遇到傅若明之后说。

我以为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傅凌坤。

可偏偏傅若明出现了。

我在他身边才知道，原来被尊重重视的感觉，让人上瘾。

原来能力日渐强大带来的安全感，比容貌姣好要多得多。

而现在，我只想到傅若明身边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，我会陪着他。

不管将来是穷是富。

种下善因，他就该得到善果。

我看着傅凌坤，眼眶酸涩。

我得深吸一口气，才能逼自己把话说出口：「我要去找傅若明了，你也该走了。」

傅凌坤双眸中有痛苦一闪而过：「我要订婚了。如果你回来，我可以换人。」

他又上来拉我，我却闪身躲开：「傅老爷子不喜欢我这种周旋在叔侄间的女人，你跟我订婚，不怕傅老爷子再取消你的继承权么？」

傅凌坤手一僵。

我立在原地朝他笑：「算了吧。那么庞大的家产，放弃了可惜。我看沈洛和你很适合。」

傅凌坤一向果断，这是我唯一一次见他犹豫不决。

他甚至跟我说，让我等等，等他彻底在傅家立稳。

我苦笑，目送他颓丧远去。

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

11

傅凌坤上了车，一阵烟尘后，消失在我视线中。

我心里有那么一瞬，空落落的。

但也只是一瞬。

我急着给傅若明打电话。

拨出号码后，那边响起等待音。

我焦急不堪。

过了很久，那边才接起来，却不说话。

我更着急了：「你在哪里？我去找你！」

「.....」那边沉默了一瞬，轻声道：「往西边车道看。」

我莫名其妙，照他的话往西看。

一个修长的身影，倚在车道边的香椿树上，朝我笑弯了眼。

我惊了，快步迎上去，小心翼翼打量他：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不出声啊？」

刚才和傅凌坤拉拉扯扯，不知他看到了多少，我心里发虚。

傅若明笑意更深：「刚来。今天突然想喝酒，就来找你了。」

我松了口气，但紧接着又提起来：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听说.....」

「听说我是私生子，是么？」傅若明搂着我肩膀，带我朝他的车走去，坦荡得把我堵到无话可说，只能绞手指。

他让我上车，一路往市郊开去。

我发现这路有点熟，有点像是去傅家老宅的路。

我忐忑问他：「你是要带我去跟他们撕逼么？」

傅若明愣了愣，片刻后，爆出一阵大笑。

他把车靠边停下，不由分说把我揽向他，在我额头上响亮一吻：「你脑子坏了吧？」

我体谅他现在精神不稳定，就不计较他又亲我又骂我的分裂行为了。

他招呼我下车。

我下车一看，好么，这不是那天他逼我哇哇大哭的湖边么。

我一头雾水：「我今天不想哭。」

傅若明没看我。他静静看着那一潭湖水：「我小时候，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，就跑到这儿放声大哭。在这里哭没人笑话，没人看不起，也没人告状。」

「……」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双眸不带笑意，只有几许与年纪不符的苍凉。

他依旧看着湖水：「我妈和傅家老太太斗了好几年，没坐上正妻的位子，疯了。进了精神病院。我八岁开始在傅家独自讨生活。」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像被针扎了。

可我不知怎么安慰他，只能默默握住他发凉的手，把我的体温传给他。

他反握住我：「傅家人都有情人，有私生子女，傅凌坤也有两个私生妹妹。」

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。

我听出他声音里的悲伤，往他身边靠靠，试图温暖他：「这样不公平。」

傅若明搂住我：「我小时候转不过弯来，总觉得是傅家老太太害了我妈，我该恨她。可再大点，我觉得不是。」

他转身看向不远处的傅家老宅：「我该恨的，另有其人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深有同感。

这也是我为什么从没有主动招惹过沈洛的原因。

我知道我该恨的是谁。

傅若明搂我坐在草坪上：「所以啊，我一直有个梦想。我想让傅家再没能力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疯女人，恶女人。」

我听着有点不对。

他带着笑意，可这笑意，太冷。

「你想干什么？」我紧张了，甚至想给他买一本刑法。

傅若明微笑，低头看着我的眼睛：「但这条路禹禹独行，我走得很孤单，直到在酒会上看见你。你憋着泪逞强时，我突然就想起小时候。我想我终于找到能同行的人了。」
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

那双桃花眼不再笑意盈盈，眼尾还泛着红晕，看起来很脆弱。

可更加诱人了。

傅凌坤说我下蛊，但此刻我只觉得，真正会下蛊的是傅若明。

面对这双眼睛，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

他朝我俯下身来，吻上我的唇，轻柔却坚定，吻得我喘不过气。

良久，他在我耳边叹息：「笑笑，我一个人走了太久了。」

12

我和傅若明正式在一起。

人们都说，我捡了个傅家弃子，脑子坏了，可我却很快乐。

原来契合的爱人，可以治愈所有的痛。

原来相拥着取暖，可以抚平所有的伤。

几个月后，傅凌坤订婚，也正式成为傅家继承人。

我和傅若明一起去了订婚宴。

傅家老爷子和老太太嫌恶我，连话都不跟我说。

我爸察言观色，连骂都不骂我了，仿佛不认识我。

我和傅若明被隔绝在角落，像是两个传染源，所有人经过我们都加快脚步，生怕与我们打招呼。

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

我怕傅若明失落，便拉着他要走。

可傅若明嘴角挂着笑意，拍拍我的手背：「我得看着你彻底死心。」

我被气乐了。

现在我满心是他，哪里还会记得过去的幻梦。

我只惦记他一个。

傅凌坤意气风发，与人觥筹交错。

沈洛娇小可人，依着他满脸幸福。

他们敬酒时，一转脸看到了我和傅若明。

我远远对他们招了招手，用口型说了句：「幸福。」

傅凌坤的酒杯掉在了地上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

我看见他朝我迈出脚步，又被沈洛不动声色地揪回去了。

我笑着摇摇头，像是看一个老朋友失态。

一个恩怨已尽、无爱无恨的老朋友。

一个莫名其妙对着我红了眼圈的老朋友。

我抬头戳戳傅若明：「可以走了吗？」

傅若明嘻嘻一笑，低头对我来了个深吻。

霸道的占有欲十足。

然后搂住我肩膀，朝傅凌坤挥挥手，带我离开。

我哭笑不得，平时运筹帷幄、步步算计的傅若明，怎么今天这么孩子气。

他却很认真地告诉我：「打仗之前，要先安军心。我可不想你心里还惦记着别人。」

我翻了个白眼，心里却觉得甜。

被人重视的感觉，真好。

13

订婚宴后，傅凌坤正式接过了傅家所有的财富与权力。

这场家产争夺战，以傅若明惨败结束。

人们都说傅若明是被我迷昏了头脑，本来他的胜算比傅凌坤大。

我听了传言，只是笑笑，没时间生气。

我加班加得不分昼夜，哪有空管这种流言蜚语。

傅若明也是，丢了傅家产业后，他反而更忙了。

就在他第二次带我去湖边那天晚上，我才知道，他在外面另有公司。

不显山露水，却实力强劲，是他用傅家的资源喂大的。

现在已有能力反吞傅家。

傅若明在傅家日久，他知道傅家产业所有的弱点，这家公司，就是傅家的克星。

而我的公司，在他帮助下，也在迅速成长。

傅若明说，他不能给我傅家掌权太太的身份，也不能让我获得世人的鲜花掌声与艳羡。

他唯一能给我的，是让我自己获得权力金钱、鲜花掌声的本事。

他说对一头小狼来说，饲喂她，给她肉吃，远不如教她狩猎，帮她占领一片草原更实惠。

我深有同感。

当你所拥有的东西都是靠本事拼来的，你就不会再患得患失，如履薄冰。

至少不会对着镜子千百次地练习怎么更像另外一个女人。

也不会害怕任何人不要你，不管那个人是你的父亲，还是爱人。

傅若明给的，是这世上我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礼物与承诺。

14

一晃两年过去了。

这两年我们再没见过傅家人。

直到今日，傅家老太太过世。

她郁积于心，重疾缠身，终于不支。

我与傅若明回去吊唁。

傅凌坤也在。

他憔悴不已，深深看了我一眼。

我知他身心俱疲。

傅家老爷子养在国外的私生子长大回国。

据说颇得傅老爷子欢心。

傅老爷子余威犹在，硬生生将傅家的产业给他分了一份。

老太太防了傅若明许多年，将傅若明的妈妈逼疯，却没防住国外韬光养晦的小四，一气之下撒了手。

而傅凌坤的私生妹妹见到现成的例子，也找了记者大肆宣扬身世，势必要分一杯羹。

傅凌坤压力极大。

大约这压力传到了沈洛身上。我头一次见沈洛面容枯槁，甜美不再。

她朝我走来，直勾勾瞪我：「你给傅凌坤下了什么迷药？」

我莫名其妙：「你疯了？」

她咬牙切齿，难掩一脸疲态：「两年了，傅凌坤要我穿红裙子，穿高跟鞋，烫大波浪，要我学你的一切。就连晚上那个时候，他都要喊你的名字！」

我眨了眨眼，又眨了眨眼。

我这才发现，沈洛的妆容、发型、衣服，全盘像我，如同照搬。

我觉得荒唐可笑，可又笑不出来。

风水轮流转，现在沈洛做了我的替身。

我应该得意，却只觉厌烦。

我抬头看傅若明：「走吧，累。」

傅若明最后看了一眼傅老太太的遗照，牵起我的手：「走。」

我们转身离开。

沈洛在我身后咒骂我，声音尖利失态。

我顿了顿，终究没转身。

15

傅老太太的葬礼后，傅家的哄闹依旧。

但很快，他们就没心思闹了。

傅家好几项支柱业务被狙击，市场份额大幅缩水。

傅家老爷子与儿子违法经营偷税漏税垄断不正当竞争，大段大段黑历史被爆出来，引来调查，傅家全家能全身而退的只剩下傅凌坤一人。

股市动荡，股东抛售，银行催账，傅家的资金链咔吧一声断了。

一夜之间，大厦倾塌，傅家一落千丈，再也不可能出现小三小四私生子私生女了。

这个世界上，不再有这个豪门存在了。

傅凌坤一瞬之间，失去了所有，从众星捧月，变成人人避之不及。

我托人送给他一张卡，将他当初给我的分手费一分不少还给他。

他不同昔日，我也不再是当初。

现在我不需要靠任何人的分手费度日。

傅凌坤把卡退了回来，托人带了句多谢。

我知瘦死骆驼比马大，他的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，也知他有真本事，早晚能翻身，便将卡收回，不再提起。

倒是沈洛，当初跟傅凌坤情比金坚，傅家倒台后却第一时间离婚。

可她行动这么迅速，也没保住沈家。

作为依附傅家产业生存的公司，我爸一辈子引以为傲的心血，在傅家覆灭的半个月后，查出一堆黑历史，难以为继，宣告破产。

我爸公司破产那一天，夜色很美。

我与傅若明站在窗前，看着月色举杯。

他朝窗外夸张地指，手指恨不得朝天竖起：「月亮很亮。」

月色下，他手上的戒指折射出幽幽银光。

我被他逗笑了，学着他的夸张，对着窗外伸出无名指：「是呢，把我的戒指照得好亮啊。」

他把手伸向我的，十指交握，两枚婚戒，静静依偎。

我们谁都没说话。

良久，他笑咪咪开口：「傅太太，谢谢你让我不再孤单。」

我靠近他怀里，轻若无声地回他：「也谢谢你。」

谢谢你让我拥有了自己的力量，从此不再害怕被任何人抛弃，包括你。

月色很美，怀抱很暖，我心甚安，如此便好。

（完）

